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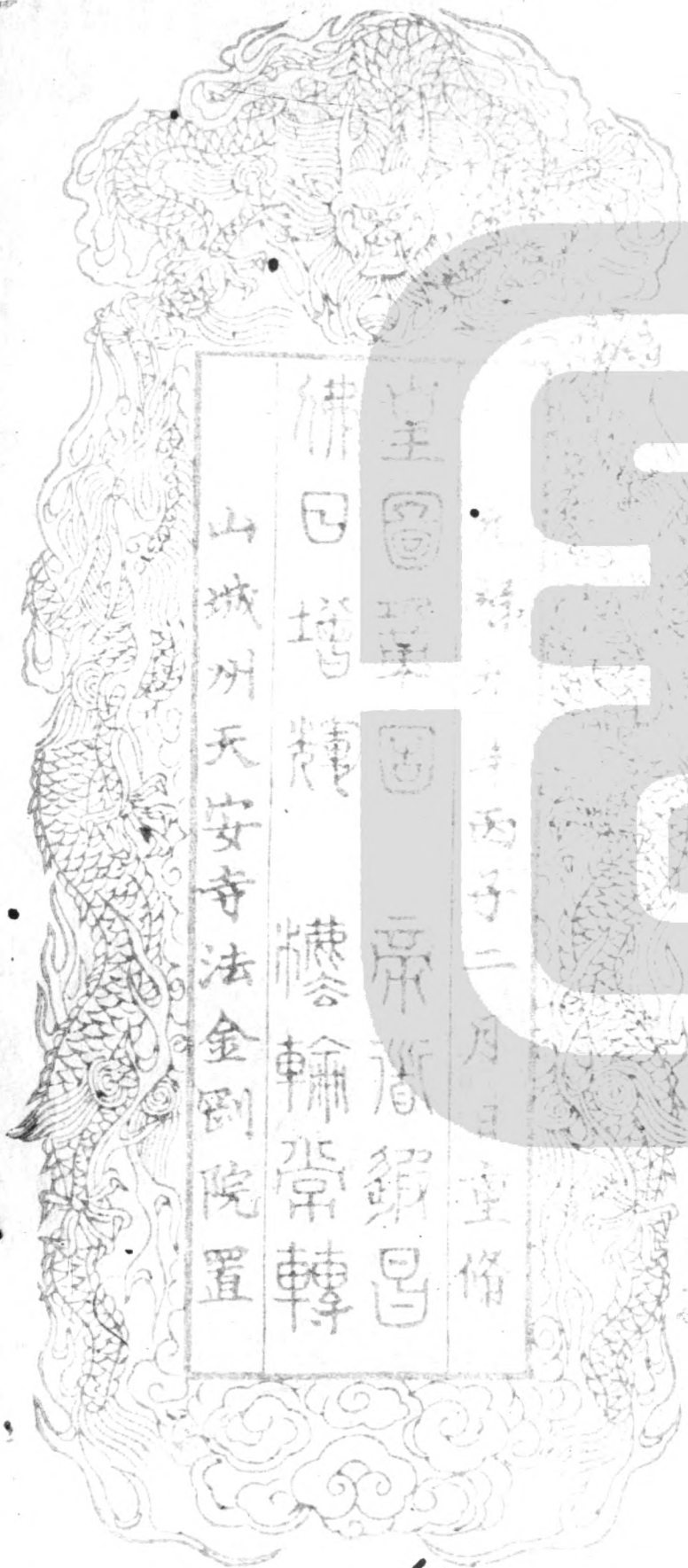
經

第一

定一

二百六

49629



佛
 日
 增
 輝
 佛
 德
 輪
 常
 轉
 帝
 德
 顯
 昌
 山
 城
 州
 天
 安
 寺
 法
 金
 剛
 院
 置

西
 子
 二
 月
 重
 修



山
 城
 州
 法
 金
 剛
 院

生經卷第一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有族姓子
棄家捐妻子捨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

姝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
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
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類形
貌坐起舉動愁憂憤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
便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啓佛世尊應時遣
人呼比丘來輒即受教比丘至已爲佛作禮



定

却坐一面佛即爲比丘蠲色欲念除癡愛失
爲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少成無有節
限惟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耳愛
欲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欲休息衆想講閑
居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比
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
子棄家牢獄狼當相械想著妻子而自繫縛
不樂梵行於時世尊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
句有目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
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爲沙門還
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爲說愛欲之瑕
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爲之安使至聖證無

著之界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介乎佛
告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欲迷
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欲無能制者獨佛
勸化除其所感愛欲之著耳乃往過去久遠
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中官嫒女不可稱數
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諍與婬蕩女離

于慈哀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鬪諍各各
鬪諍不肯共和適鬪諍已便出宮去王方迹
聞之恚諸臣吏求諸嫒女不知所趣愁憂不
樂涕泣悲哀念諸婦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
本現前時諸作妓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
益用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興五神通

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晉曰無樂見方迹

王為愛欲惑不能自解為興慈哀欲為蠲除

愛欲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

王殿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牀則便

就座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欲勞思多

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頓首實然宮中姝女

共爭尊卑上下之叙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

以憂感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為說愛欲之難

離欲之德世人求欲不知厭足假使一人得

一切欲無厭無足以偈頌曰

一切世間欲 非一人不厭 所有有危害

云何自喪已 一切諸眾流 悉皆歸于海

不以為滿足 所愛不厭 假使得為梵
致尊豪難及 所欲復超彼 不以為厭足
假使閻浮提 樹木諸草葉 燒之不以為厭
欲不足如是 設八輩男子 端正顏貌姝
一切加以欲 威力端正好 設為言增惡
毀欲於丈夫 不以輕為輕 求厭為用厭
大王當知此 設習愛欲事 恩愛轉增長
譬如飲鹹水 於時彼仙人 為王方迹講
為說辛苦偈 令意得開解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
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
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

知尔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仙人者
則我身是尔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
衛一一次第入婬蕩家舍於時婬女見比丘
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尋而奉迎
誓首足下請屈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
丘荅曰吾主分衛故來乞匄於時女人即爲
施設餽饌衆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
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

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姪蕩女舍時
女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頻爲興設甘脆
肥美之食而授與之往返不息學問未明所
作不辦未伏諸根見姪蕩女顏色妙好姪意
爲動志在放逸著姪蕩女口出奕柔恩情之
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懈分衛
比丘覩其好色聽聞音聲姪意爲亂迷惑憤
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姪意爲動
又世尊曰雖覩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
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觀身念皆惡露無可
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
風因緣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曉空觀

但作色視媿意則亂為媿女人而說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
顏貌端正姝妙好

一一觀容無等倫
吾意志願共和同

時媿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兇

惡貪媿反以清淨奉戒意待謂之仁賢喜犯

罪豐隨其來言當折荅之即時以偈而報頌

白

當持飲食來
香華好衣服
若干種供養

尔乃與仁俱

於是比丘以偈荅女頌曰

吾無有財業
觀我行舉動
以乞匄而立

所得者相與

於是姪女以偈而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

何爲立志求難致

如卿所作無羞慙

馳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遣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

啓白世尊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

水鼈姪女曾作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果還

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志願

姪女願不從心逆見折辱慙愧而去佛言乃

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水中鼈所居遊其江

水邊樹木熾盛彼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

樹於時彼鼈從江水出遙見樹木有此獼猴

而與談語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

有日日日如是觀之不懈則起婬意心為迷
或汙染穢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歎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

吾今欲問毛滑澤

獼猴以偈荅曰

吾今具知鼈本末

今卿何故而問我

於是鼈復以偈荅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

以是之故而相聞

獼猴以偈報頌曰

鼈當知之我處樹

遊叢樹間戲枝格
欲何志求何所存

為國王子有聰明

我聞此言懷狐疑

心懷恩愛思想亦

當以何法而得會

不應與吾共合會

假使欲得與我俱

在叢樹間相供養

於是鼈復以偈荅曰

吾所服食以肉活

柔栗甘美勝果菰

不當貪求不可獲

當為汝致眾柰果

尔時猕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

何為求我不可致

如今觀我無羞慙

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尔時猕猴今婬蕩女人是鼈者

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

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和難釋子
多求眷屬。不覩其人。不察行跡。有欲出家。便
除鬚髮。而爲沙門。受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
從來。父母姓字。善惡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
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爲此
趣。有來人。輒爲沙門。欲得眷屬。不願後患。當
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諦。爲見侵欺。後悔
無及。和難比丘。都不受諫。值得見人。輒下鬚
髮。爾時之世。有凶惡人。博掩之子。遙聞和難
釋家之子。有無央數衣被鉢器。好求眷屬。趣
得來學。不問本末。所從來處。便下鬚髮。其身
飢凍。無以自活。欲往誑詐。心豫設計。詎和難

所恭敬肅肅稽首為禮威儀法則坐起安詳
無有卒暴和難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無
憂無患親近愛欲則非吉祥懈怠無行人不
知者為欲所壞而習愛欲致無央數煩惱之
害貪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荅曰我身不能
棄捐愛欲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
為沙門沙門者多獲眾利子便降意出為沙
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荅曰唯諾從命
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為沙門則除鬚髮受
成就戒雖作沙門受教易使故自示現恭順
無失精進勤修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難
見可信可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

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之出
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悉斂衣鉢諸供
養具馳走藏竄獨在一處與博掩子俱共飲
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
室中多所竊取周帀普問今爲所湊權時不
現但遙聞之彼博掩子落度凶暴佯作沙門
欲欺詐卿竊取財物衆人荅曰卿性倉卒不
問本末便下鬚髮今所取物在於獨處博掩
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默聲內
惱諸比丘聞具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
此博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異形貌閑
居之像有所竊欺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列

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王舍城有一
賢人入婬蕩家與婬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
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財物彼婬女人悉
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婬女逐之數數發遣
都不肯去時婬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介
乃來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鬱單國雖到
彼國無所識知時鬱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
寶勢富無量佯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爲賈客
衆人之導從某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
見劫奪皆失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纔得
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
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

此則佳人吾爲設計令興復故其人黠慧聰
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悟極可
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
辦無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粟無有麤獷
巧談美辭衆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
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踊躍
慰勞咸以爲慶見其行迹無有漏失即時付
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覩瑕短
普勸助之其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
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別戒定
安諦無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
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

與妖姪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
普遍行索不知所湊觀察歲中大亡財寶不
可稱計見無財寶遍行求索不知所湊乃從
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姪女俱飲食此博
掩子非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
近不可復得甚自瞋恨歎吒說偈

非是賢君子

外貌似好華

不可色信人

及柔奕美辭

觀察舉動行

外現如佳善

明者當遠慮

共止當察試

乃知志性惡

博掩子揚聲

吾時不棄捨

譬如雜毒食

云何無返復

亦復薄恩情

智者不與俱

雖救令當捨

我時適見之

信故見欺侵

非賢現賢貌 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今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落度。欺者。今博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衆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爲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之具。爲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義之慧。大獲衣被飲食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之說。不演度世無極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分

衛在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之供即時訶諫
轉相告令衆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爲云
何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
妙法難及難了玄普道教無念無想其心離
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
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
家之信離家爲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想
多求興發諸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
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啓世尊佛
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
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導時佛世尊以無數
事訶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

愚駭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
說法也欲自顯名令衆供養前世亦乃往
過去無數世時於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
中有一仙人愚冥無明心閑意塞爲國王太
子及諸臣吏惟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
不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爲說經或
爲迷者而往說經或處罣礙而爲說經或獲
衣食世俗諸饌爲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
食諸供養具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爲國王子
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遙見乘騎時諸仙人往
啓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訶諫非之
所爲於時和上五通仙人問之菩薩即時呵

譴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
計此二人皆非善哉不為竒雅為說此經離
聖賢住不應典藉其聽受者亦不應宜則兩
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 計之兩墮落 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 於世俗難值 神仙講道誼

以俗衣食供 無知歎說此 服食粳米飯

上美肉全供 以依聖賢誼 欲論解典藉

遊志在閑居 飯食採菓糧 是名所歎樂

神仙歎此法 道德寂所歌 法利為梵志

威儀自調伏 無得樂非法 知節而少求

捨家行分衛 寧以此業活 無得違經典

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常以衣食諸饌說法
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淨諸梵行其和
上者今比丘衆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
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今時有一尊長
者財富無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勤苦治生
飢渴寒熱觸冒諸難憂感諸患不以道理積
此財業雖為財富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
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益中
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衣即鹿衣

食即惡食意中恡惜父母窮乏妻子裸凍家
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燒有所
求索所作慳貪恡惜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
矜無所賣持本治生時或能至誠或不至誠
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
無子姓所有財寶皆沒入官世尊告比丘且
聽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
妻子奴客萬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
丘聞此具足啓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号
曰某財寶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
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沒入官佛告諸比
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世

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無央
數菓撥諸藥及胡椒樹菓撥樹上時有一鳥
名曰我所止相其如假使春月藥菓熟時人
皆採取服食療疾時我所鳥喚呼悲鳴此菓
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雖叫喚
呼衆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叫呼
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是比丘於
是之間愚駮之子爲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
邪積累財寶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由如彼鳥
名我所者見菓撥樹及諸藥樹且欲成熟叫
喚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
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
處在於香山
諸藥樹成熟
叫喚是我所
聞彼叫喚聲
餘鳥皆集會
衆人取藥去
我所鳥懊惱
如是假使人
積聚無量寶
既不念食飲
不施如斯鳥
縣官及盜賊
怨家水火等
奪之或燒沒
如我所藥菓
不能好飲食
牀卧具亦尔
香華諸供養
所有皆如是
既致得人身
來歸於種類
命盡皆捨去
無一隨其身
是故當殖德
願念于後世
人所作功德
後世且待人
無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
吾前爲放逸
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
知尔時我所鳥者則今此尊

長者是是故比丘當修學此不當慳惜除垢
濁心常修清淨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
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佛告諸比
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
有野猫遊居在產經日不食飢餓欲極見樹
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即行慈心愍哀一
切蚊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猫心懷毒害
欲危雞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奕辭而
說頌曰

意寂相異姝
當爲汝作妻

食魚若好服

從樹來下地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

仁者有四脚

我身有兩足

計鳥與野貓

不宜爲夫妻

野貓以偈報曰

吾多所遊行

國邑及郡縣

不欲得餘人

惟意樂在仁

君身現端正

顏貌立第一

吾亦微妙好

行清淨童女

當共相娛樂

如雞遊在外

兩人共等心

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

吾不識卿耶

是誰何求耶

衆事未辦足

明者所不歎

野猫復以偈報曰

既得如此妻 反以杖擊頭

在中貧為劇

富者如雨寶 親近於眷屬

大寶財無量

以親近家室 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

息意自從卿 青眼如惡瘡

如是見鎖繫

如閉在牢獄

野猫以偈報曰

不與我同心 言口如刺棘

會當用何致

愁憂當思想 吾身不臭穢

流出戒德香

云何欲捨我 遠遊在別處

野雞以偈荅曰

汝欲遠牽挽

凶弊如虵虺

接彼皮柔粟

尔乃得叙申

野猫以偈荅曰

速來下詣此

吾欲有所誼

并當語親里

及啓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荅曰

顏正心姓好

順禁戒如法

吾有童女婦

護意不欲違

野猫以偈荅曰

於是以棘杖

在家順正教

以法戒為益

楊柳樹在外

皆以時茂盛

衆共稽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勢力

奉事諸梵志

吉祥多生子

當今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

天當與汝願

以梵杖擊卿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貓以偈答曰

我當不食肉

曝露修清淨

禮事諸天衆

吾為得此智

野雞以偈答曰

未曾見聞此

野貓修淨行

卿欲有所滅

為賊欲噉雞

木與菓各別

美碎陽喜笑

吾終不信卿

安得雞不噉

惡性而卒暴

觀面赤如血

其眼青如藍

卿當食鼠虫

終不得雞食

何不行捕鼠

面赤眼正青

叫喚言猫時

吾衣毛則豎

輒避自欲戲

世世欲離卿

何意今相振

於是猫復以偈答曰

面色豈好乎

端正皆童耶

當問威儀則

及餘諸功德

諸行當具足

智慧有方便

曉了家居業

未曾有我比

我當好洗沐

今著好衣服

起舞歌聲音

乃尔愛敬我

又當洗仁足

為其梳頭髻

及當調譏戲

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

吾非不自愛
終不得壽長

今怨家梳頭

其與尔相親

佛告諸比丘欲知尔時野猫今拏遮比丘是也時野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尔時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衆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悉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爲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達智無所罣礙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卿欲毀佛

由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弥如
持一毛度於虛空調達聞之其心不改時諸
比丘具以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尔佛
告諸比丘調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
遠無數劫時有一梵志財富無數有一好女端
正殊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豪姓者假使

處女與明經者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
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
最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
失經義問者發遣無所疑難最處上座又年
朽耄面色醜陋不似人類兩眼復青父母愁
憂女亦懷惱云何當爲此人作婦何異恐鬼

當奈之何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顏
貌殊好聰明智慧綜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
天文下覩地理災變吉凶皆豫能覩能知六
博妖異蠱道懷妊男女產乳難易愍傷十方
蝻飛蠕動蚊行喘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
悲喜護聞彼豪姓大富梵志請諸同學五百
之衆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時往詣一一難
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乏無辭以對五百之衆
智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座時女父母及
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婿其日甚久今乃
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許我女以爲
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悉用與卿可置此

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
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爲與卿三月畢竟即
處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
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
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
心彼猶懷害佛告諸比丘尔時年尊梵志今
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
前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
衆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
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

進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
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真之
道爲最正覺吾等蒙度以爲橋梁時佛遙聞
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
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
無厭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
落自致得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
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初無
懈怠愆傷衆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
佛超越九劫出弥勒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
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愆傷憐之以何方便而
令豐饒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搥鼓

搖鈴誰欲入海採求珍寶衆人大會僉當上
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沒命
當共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
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翻其船三者嶺
山故作此令使得無怨適更令已衆人皆悔
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乘船入海
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
一切故勤勞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
賈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
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
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閻浮利誠
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

人間時龍鬼神晝夜圍遶若干之帀欲奪其
珠導師德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翻船
奪如意珠力所不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
隱度海菩薩踊躍住於海邊低頭下手呪願
海神珠繫頸時海龍鬼神因緣得便使珠墮
海導師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沙灘勤苦無量

定

卷一

上

胡身

乃得此寶當救衆之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勅
邊侍人促持器來吾爍海水若至底泥不得
珠者終不休懈即器爍水以精進力不避苦
難不惜壽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
見之如是心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
非世有若今爍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辭謝

還之吾等聊試不啻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賈還國中觀寶求願使雨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隱尔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師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于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無量救濟群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栴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衆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

王華香皮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
與大衆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尼名
曰暴志木魁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爲
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
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
惶佛爲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
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界無能逮者降
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
爲喻虛空無形尚可汙染佛以過彼無有等
侶此比丘尼旣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
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爲決疑仰瞻上方時
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齧繫魁繩魁即

墮地衆會覩之。瞋喜交集。恠之所以。時國王
瞋此比丘。斥棄家遠業。爲佛弟子。旣不能暢
歎譽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結謗大聖乎。
即勅侍者掘地爲深坑。欲倒埋之時。佛解喻
勿得尔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
遠。卅時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旣團
明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男
子遷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
有從請求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我前買珠。便
來遷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我在。在
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諸
比丘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

女身者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鬘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言有此暴志比丘尼者棄家遠業而行學道歸命三寶佛則爲父法則爲母諸比丘衆以爲兄弟本以道法而爲沙門遵修道誼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愍哀一切行四等心乃可得度而反懷惡謗佛謗尊輕毀衆僧甚可疑恠爲未曾有時佛徹聽往問比丘屬何所論比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比

丘此比丘居不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所生亦復如是吾自憶念乃往過去無數劫時有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菓飲水時念一切蚊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使至無爲時與一鼈以爲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誤鼈數往來到獼猴所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

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姪蕩不節即問夫婿卿數出爲何所至湊將無於外放逸無道其夫答曰吾以獼猴結爲親友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輒往造共論經法但說快事無他放逸其婦不信謂爲不然又瞋獼猴誘恤我夫數令出入當啣殺之吾夫乃休因便佯病困劣

著牀其背瞻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
言勿復勞意損其醫藥吾病甚重當得卿所
親親獼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荅曰是吾親
友寄身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啻用以活卿
耶其婦荅曰今爲夫婦同共一體不念相濟
反爲獼猴誠非誼理其婦逼夫又敬重之往
請獼猴吾數往來到君所頓仁不枉屈詣我
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獼猴荅曰吾處陸
地卿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鼈荅曰吾當負卿
亦可枉儀獼猴便從負到中道謂獼猴言仁
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
除病獼猴報曰卿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掛

樹不賣持來促還取肝乃相從耳便還樹上
跳躑歡喜時鼈問曰卿當賣肝來到我家反
更上樹跳躑踊躍爲何所施猕猴答曰天下
至愚無過於卿何所有肝而掛在樹共爲親
友寄身託命而還相啣欲危我命從今已往
各自別行佛告比丘爾時鼈婦則暴志是鼈
者則調達是猕猴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衆千二
百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佛告諸會者乃往久
遠無數劫時有五仙人處於山藪四人爲主

一人給侍供養奉事未曾失意採菓汲水進以時節一日遠行採菓水漿懈廢眠寐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恚謂其侍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爲殛呪不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感難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翹一脚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今違四仙時食之供旣失道教不順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履翹足而坐寶履墮水而沒一隻命過之後即生外道爲殛呪子年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數猥多遍觀察之見殛呪子特有貴相應爲王者顏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命曰

余有王相不宜懊惱遊於衆內童子荅曰吾
凶呪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
形體與讖書符合余則應之深思吾語誠諦
無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月某日某時薨殯必
禪余位童子荅曰惟勿廣之協令靜密設如
仁信當重念恩不敢自憍梵志言畢尋逃遁
走出之他國後日未幾王薨絕嗣娉求賢士
以爲國胄群臣議曰國之無主如人之無首
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時立之使者四
布遙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輒尋遣人還啓群
臣惟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迎群臣百僚
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嚴駕奉迎香湯洗沐

五時朝服寶冠劍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庶踊悅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已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啓曰外有梵志欲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呪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今果前誓寧審諦乎王曰誠

哉道人神妙蒙恩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分藏珍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恣所欲得梵志答曰一無所欲惟求二願一曰飲食進止衣服卧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叅議國事所決同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副二願此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

枉万民梵志受恩因自憍恣輕憝重臣群臣忿
然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與國臣耆舊叅誼
偏信乞士遂令傲慢陵侮群職鄰國聞之將
爲所嗤以致殺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誓
安可廢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之則
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復須還則先
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何今先獨食王曰雖吾
先食卿出未歸豫別案饌卿自來晚梵志罵
曰咄凶呪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群臣聞之
臨臣毀君咸奏欲殺王詔群臣以何罪罪之
各各進曰或云甑燻之或云煮之或云支解
或云曰擣或云五杙截耳割舌挑目殺之王

無所聽吾奉道法慈心愍哀衆生之類不害
蠕動況危人命但給資糧驅令出國群臣奉
詔即給衣糧逐使出境獨涉遠路觸冒寒暑
疲極憔悴無所似類而到他國詣異梵志家
舊與親親又而問曰卿從何來何所綜習業
何經典能悉念乎荅曰吾從遠來飢寒見逼
忘所誦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已廢忘無
所能化當令田作輒給奴子及犁牛耕見梵
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東西奴子
無聊欲自投水往到河測則得一隻七寶之
履心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無恩欲與父母
必賣噉食梵志因我役使無賴吾當奉承以

履上之可獲寬恣則賣履還用上梵志梵志
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履其價難貲吾違王
意以履奉之恹咎可解尋還王國以履上王
深自陳悔前之罪豐願得原赦王曰善哉王
即納受內之慢裏別座坐之會諸群臣則詔
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梵志不耶荅曰不見
設使見者當如之何荅曰當斷其手足截其
耳鼻斷頭斬腰五毒治之王曰設使見者能
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履以示群臣命梵
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群臣啓
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不可赦也獻履一隻何
所施補若獲一量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逐

梵志令更求一隻梵志懊惱吾本呼嗟而轉
加劇還故主人主人問曰卿至何所而所從
來梵志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則付犁牛
奴子使令耕種如前於時梵志問奴子曰汝
前寶履本何從得奴子俱行示得履處至于
水側遍恣求之不知隻處奴子捨去梵志心
念此之寶履必從上流來下行求之不得即
逆流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其
華甚大有千餘葉梵志心念雖不得履以此
華上之儻可解過得復前寵便復執華則見
四仙人坐於樹下前爲作禮問訊起居聖體
萬福仙人白然卿所從來答曰吾失王意雖

獻一履不足解過故逆流來求之未獲仙人
告白卿爲學人當知進退彼國王者是吾弟
子存待愛敬同食坐起參誼去何一旦罵之
凶呪乎卿之罪重當相誅害今不相聞指示
樹下則王先身爲侍者時供給仙時坐翹一
脚感結而歿寶履墮水一隻著脚便自取去

梵志取履稽首謝過還到本國續以上之王
即歡喜群臣意解復其寵位佛告諸比丘介
時王者則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
含文尼佛迦葉佛弥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調
達是也佛說介時莫不歡喜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俱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
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
金縷錦綾羅綺縠珍妙異衣見帑藏中綺寶
好物貪意爲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懈
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乎
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貲數明
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
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
察至于後日遂當懼伏必復重來且嚴警守
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
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年

尊體羸力少若爲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
地窟却行而入如今見得我力強盛當濟免
舅舅纔入窟爲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
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
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輿出其屍置四交
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
警守積日於時遠方有大賈來人馬車馳填
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闢載兩車薪置其
屍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詔微伺伺不周
密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僮豎
執炬儻戲人衆揔闢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
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已蛇維更增

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元首甥又覺
之兼猥釀酒特令醲厚詣守備者微而沽之
守者連宿飢渴見酒宗共沽飲飲酒過多皆
共醉寐孚因酒瓶受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
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斯賊狡
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瓔珞珠璣寶飾
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妄必
有利色來趣女者素教誡女得逆抱捉喚令
衆人則可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
株令順流下唱叫犇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
但見株杌如是連宿數數不變守者杌摺睡
眠不驚甥即乘株到彼女室女則執衣甥告

女曰用爲牽衣可捉我臂甥素凶黠豫持死
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轉捉死臂而大稱
叫遲守者夢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
此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
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
遍國中有人見與有鳴就者便縛送來抱兒
絲曰無鳴就者甥爲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
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舖兒甥旣見兒
即以餅與因而鳴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終
日無來近者飢過餅爐時賣餅者授餅乃鳴
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荅曰小兒飢啼餅
師授餅因而鳴之不憶是賊何因囚之王使

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酤美酒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大醉眠卧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駮貪嗜狂水旣不得賊復忘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荅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爲

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爲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女王即可之王心念言續是盜魁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

太子五百騎乘皆使齊整王即勅外疾嚴車
騎甥爲賊臣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
王必被覺見執不疑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
令人馬五百騎具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
迎婦王然其言即往迎婦王令女飲食待客
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
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
王入騎中躬執甥出介爲是非前後方便捕
何叵得稽首荅曰實介是也王曰卿之聰哲
天下無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爲夫婦佛
告諸比丘欲知介時外甥則吾身是女父王
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是也國王父輸頭

是時莫不歡喜
是也母摩耶是婦拘夷是子羅云是佛說

生經卷第一

定

棄捐

上音弃字

娛樂

上音愚

憤惱

上音俱

蠲

俱音玄 狼

當

二字正

杻械

上音界反

瑕

音遐 姝

尺朱反

鹹 醜

咸

同音正

分衛

此音乞

乞

下音盖

餽

上音户

交

戀

盜鉢

二同

脆肥

取非反

熨

軟

二同而

淑

女

上音熟

罪豐

下音許

水

鼈

狐疑

上音胡

果

果

下音郎

唯諾

于各反

葳

竄

下音七

倉卒

下音鹿 殫

盡

上音丹

賈客

古音

裁得

上音

點慧

上音開

鹿獮

猛

下音俱

慰勞

下音去

湊

七音

愚駮

下音語

解 閉

計

石呵 遣 現下 苦 典 籍 亦下 才 誼 義音 杭 粳 二音 同 觸 冒

下 報音 墨 又 悵 惜 刃上 良 反 裸 凍 上 反 胡 瓦 郎 果 二 媯

音 矜 居 陵 胡 椒 蕉下 音 反 睢 叫 追 上 反 許 下 知 弄 反 力 野 猫

下 莫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上 居 力 苗 反 及 反 牽 挽 下 音 弊 反 毗 祭 地 虺 下 鬼 反 許 接 回 女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下 上 音 莫 矜 交 反 岐 行 祇上 音 喘 息 軟上 反 劇 及 奇 逆 棘 刺

到誘恤上音西下逼彼力跳蹀上音良山藪

下音級水給上音反酉下逼反彼力跳蹀下音良山藪

多每反鳥識楚禁薨殯下必弘反必禪聲去協

傲慢上告反吾遁困反徒嗣寺音娉反尺之僚寮輕懷下莫

何相寺本要邀下音武嗤反丁之甑蒸反上苦奴候

反曰擣下上音島舅五杓正作吾骨反挑目上土焦

罪豐下近許反原赦下上音舍元慢裏上莫匿之反屋

評訖二音信同舅甥生下音綺穀下胡帑藏下上音儻

鑿音憎伏業上之警景音舉昇二同音賊魁下去音儻

填噎下於奔突骨下徒丙反奴教炬巨釀酒向反屋反苦聲儻

醜厚

濃

音

孛因

郎浮

狡黠

上古

八巧

反

字

株杌

下骨

反吾

捐

正

作

憎

嗚嗽

下

子

舖兒

上

音

步

囚之

由上

反似

貪嗜

示

下

音

狡猾

下

玄

捌

反

鞞勒

音

安跨馬

化上

反苦

屢

反力

句

巨

反

可

聰詰

下

古

字

生經一卷

定



